

知 醫 義 辨

田園山莊
藏書
三
冊

清·李冠仙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知 醫 義 辨

清·李冠仙著
王新华点注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知 医 必 辨

清·李冠仙 著

王新华 点注

出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盐城市印刷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 字数 30,000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100册

书号 14196·144 定价 0.25元

责任编辑 王义烈

出版说明

中医古籍之多，真可谓“汗牛充栋”，解放前后虽迭有刻印或出版，仍不过是一鳞半爪。而且已出版者多为名著长篇，这自然也是需要的；但短篇小作同样饱蘸着前辈医者们的心血，其中不少也闪烁着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光辉。因此，我们企望做点补足工作，特选择此中未曾付梓的有价值的手抄本，或者虽有过流传但未经整理或难以买到的本子，编成中医古籍小丛书，陆续出版。

整理工作中，为了普及的需要，我们对原著作了一些点、校、注的工作，内容则不作删改，意思维持原貌，供读者参考。

本丛书特邀请南京中医学院王新华老师主持编辑工作。

一九八一年四月

本丛书已出版的有:

- | | |
|--------------|---------------|
| 质疑录(明·张景岳) | 读医随笔(清·周学海) |
| 理虚元鉴(明·绮石) | 医 原(清·石寿棠) |
| 医醇滕义(清·费伯雄) | 医学读书记(清·尤怡) |
| 侣山堂类辨(清·张志聪) | 随息居饮食谱(清·王士雄) |
| 内外伤辨(金·李果) | 沈氏女科辑要(清·沈又彭) |
| 医家心法(清·高鼓峰) | 医旨绪余(明·孙一奎) |
| 医学真传(清·高世栻) | 疡科心得集(清·高锦庭) |
| 古今名医方论(清·罗美) | 王氏医存(清·王燕昌) |
| 尤氏喉科(清·尤存隐) | 小儿药证直诀(宋·钱乙) |
|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 眼科阐微(清·马云从) |
| (明·缪希雍) | 知医必辨(清·李冠仙) |
| 琉球百问(清·曹仁伯) | 何氏虚劳心传(清·何炫) |
| 医学求是(清·吴达) | 研经言(清·莫枚士) |

前 言

《知医必辨》一卷，清·李冠仙著。冠仙，字文荣，别号如眉老人，江苏丹徒县人。李氏本为儒生，教授于乡里，并喜医，对古典医籍钻研较深，临床诊治多效验。曾著有《仿寓意草》，该书不仅是其临证治验的纪实，而且对许多学术问题议论精辟，较之喻昌的《寓意草》更有独到之处。至晚年，其学验俱丰，发现医学日杂，许多医生狃于积习，而虚实不别，因此，著成《知医必辨》一书，意谓为明医道，纠其偏颇，不可不辨之。

本书分十三篇计三十二条，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论诸书之得失与读医书之难，举例以示初学之从违。二、论诊病须知四诊、论时邪、论初诊用药等，提出了临床辨证施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启发后学遵之。三、对疟疾、痢疾、类中、肝气，以及妇、儿、外科中有关疾病的诊治，进行了论辨，介绍了自己的临证经验。四、指出当时俗医不察证之虚实寒热，妄投药饵，转致貽害。他一方面批评了吴又可之粗率，喜用攻伐，易致虚虚之害；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不善读景岳书，而偏用温补，致犯实实之误。五、提倡对历代医家

之学说,应吸取众长,不可偏宗。如金元间刘、张、李、朱四大家以及前明王、薛、张、冯四家,他们虽各有所偏,但都各有专长,应该择善而从,如能“细心参酌,遇热证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寒则用景岳,何书不可读?何至咎景岳之误人哉!”

总之,本书所论所辨,多有创见和发挥,能论其所当遵,辨其所惑误。因此,该书对于初学中医者及中医临床和研究工作者,均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同时,在开展对中医学术的争鸣方面,也很有启发作用。

本书版本较少,初见于1918年绍兴医药学报社刊本,至1936年,曹炳章编辑《中国医学大成》时,将其收入第十三集医论丛刊之中。这次出版,即以《中国医学大成》本为蓝本,对其中明显的错别字则径予订正,并加新式标点符号和适当注释,以便于阅读。

王 新 华

1983年5月

自序

余虽稍知医道，实儒生也。儒者佩圣门之训，一言必慎，敢好辨哉！虽然，医不至于杀人，不辨可也；医杀人而予不知，不辨可也；杀人在一时，而不至流毒后世，即不辨犹可也。奈今之医者，并不知医，惟知求利，草菅人命，恬不为怪；即或稍有涉猎，而偏之为害，更甚他医。殊不知自昔医书，惟汉仲景《伤寒论》，审证施治，无偏无倚，为医之圣。后世自晋叔和以下，无不有偏。迨至金元间，刘、张、朱、李，称为四大家，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河间主用凉，丹溪主养阴，东垣主温补，洁古为东垣之师，想因道传高第，未另立书。下此前明王、薛、张、冯，亦称为四大家，大率师东垣之论，偏于温补，而张景岳则尤其偏焉者也。其实《新方八阵》何尝尽用温补，而其立说则必以温补为归。后人不辨，未免为其所误耳！果医者细心参酌，遇热症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寒则用景岳，何书不可读？何至咎景岳之误人哉！无如今之医者，皆知有《景岳全书》，而未究全书，止得其一、二温补方，遂奉为家传秘法，以致戕人性命，甚且自

戕。其后起者，因而不改。余家后人，设不知明辨，安知不亦害人而自害哉！至于吴又可《温疫论》，本不成书，稍有知识，何至受害？无如竟有无知者，以为独得之奇，杀人无数；且更传徒，互相标榜，其害更甚。于偏主景岳者，《内经》垂训：无实实，无虚虚，无遗人祸殃。^①此其祸殃为何如？若不急急明辨之，于圣门慎言之训则得矣，而何以遂吾济世之初心，且何以正吾后人之学术哉？然则，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时

道光二十八年春三月如眉老人自序于含饴堂

①《素问·五常政大论》：“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天殃。”

再 自 序

有友来予斋，见《知医必辨》，遍阅之，而以为明白晓畅，有益于人，力劝其再增十数篇，可以付梓传世。予曰：医不通，而抄袭成文，妄灾梨枣^①，沽名钓誉恶习，最为可恶，予岂为之？今予所作，不过为教训后人，而设意求清醒，明白若话，使子若孙一览而知而已！若以付梓，则文多鄙俚^②，貽笑方家。此不可者一也。论中语多伤时，庸工所忌。设使若辈见予论，而幡然改悔，则不独有济于世，而先有益于医；无如今之人，刚愎^③者多，虚心者少，徒增怨毒而已！此不可者二也。且既付梓，难免流传他方，他方之医，未必尽善，而其习气未必如吾乡，见吾书者，或以为异，谓吾处并无如此戕人者，要此何用？或且菲薄润色，医理不通，予为此邦之人，亦复何光耶？此不可者三也。且今不通之辈，不讲医而讲术，呼朋引类，互相标榜，杀人而不动心。我生之初，所见老辈，并无此恶习也。此嘉言先生所谓生

①梨枣：旧时刻书多用梨木或枣木，因以“梨枣”为书版的代称。

②鄙俚：粗俗。

③刚愎：固执。

民^①之扼运^②，乃致医道中叠生鬼蜮^③耳！过此以往，或扼运已终，若辈将尽，后起者能真讲歧黄，不蹈恶习，吾书又安所用之？此不可者四也。友曰：听子之言，反复辩论，皆有至理，竟以不付梓为是，然子之好辨殊难辞也。予笑应之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时

道光二十九年岁次己酉春正月再序于含饴堂之秋水轩时年七十有八

①生民：人。

②扼运：苦难的命运。宿命论者认为人的遭遇是命中注定的。扼，厄的异体字。

③鬼蜮：比喻用心险恶、暗中伤人的人。

目 录

合论诸书之得失以示初学之从违	四条	(1)
论读医书之难		(6)
论诊病须知四诊		(8)
论《景岳全书》		(11)
论金匱肾气汤		(17)
论倪涵初先生疟痢三方	附录王子圣大归芍汤	
张洁古芍药汤	附论噤口痢	(19)
论吴又可《温疫论》	四条	(25)
论时邪		(27)
论初诊用药		(30)
论肝气	二条	(33)
论类中症不可妄用再造丸	三条 附录龚赵氏	
常服调理方		(35)
论胎孕	附论胎产金丹	(39)
杂论	十一条	(41)

合论诸书之得失以示初学之从违 四条

《内经》，即古三坟之书也。书之古，无有古于《内经》者。或疑有后人粉饰，未尝无因。盖古书不独无今之刻本，且无笔无纸，不过韦编^①竹简刻划而成，其成书甚难，其传书必不多。列国时，惟楚左史倚相得而读之，聪明颖悟，岂无他人？奈书不易得，故读者甚少也。其时秦多良医，如和如缓，岂有未读《灵》、《素》者？则秦必有之，始皇焚书，而不焚医书，故《内经》尚存，惟是代远年湮，必多残缺。韦编之绝，圣人之学《易》且然，而谓《内经》之竹简，能久而完全乎？秦之后，楚汉分争，谁复能修理《内经》者？迨文景之世，汉已治平，大儒辈出，必取《内经》修明之。今阅全书，颇有汉文气味，必非歧黄之原文。然如《素问》所言五运六气，宏深奥妙，《灵枢》所言经络穴道，缕析条分，实秘笈之灵文，非神灵其孰能知之？今学医者，不必读尽全书，如歧黄问答，尽可删去，只取其切要之句，牢牢记之，临症引经施治，自然有靠。吾故曰：切庵之《类纂》、士材之《知要》，足以致用也。

仲景先师作《伤寒论》，时在后汉，已有蒙恬之笔、蔡侯之纸，无庸刻竹，成书较易。然其时蔡纸不多，

^①韦编：韦，熟牛皮。古代用竹简写书，用熟牛皮条把竹简编联起来叫“韦编”。

尚用缣帛^①，三都赋成，洛阳纸贵，虽汉阳太守，成书一部，已属非易。不同今日之刻本，但得一部，即化为千百部而无难也。故其书十六卷，至晋时已亡其《卒病》六卷，至今莫之能见。然即观十卷中之一百十三方，攻补寒热，无所不备，已应用不穷。后世方书，盈千累万，不能出其范围。学者能于仲景之方，精心探索，自然左右逢源，其他医书可看不可看也。多集方书，始于唐王焘《外台秘要》。其方往往不合时宜，如茯苓饮一方，可以古今通用者甚少，故曰可看不可看也。

医书之不能无疑者，莫如扁鹊之《难经》。扁鹊，渤海郡人也，姓秦氏，字越人，所居地为卢，故又曰卢医。《史记》称其遇长桑君，授以禁方，饮上池水，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在晋视赵简子，在虢视虢太子，在齐视桓侯，皆一望而知。在赵贵妇人为带下医，在周爱老人为耳目痹医，在秦爱小儿为小儿医。传记甚详，并未言有《难经》传世。至仲景先师作《伤寒论》，惟本《内经》，亦未尝用《难经》。谓为扁鹊之书，殊可疑也。且有可疑者，病机千变万化，而《难经》止八十一难，何能包括？且其一难至二十一难，皆言脉；二十二难至二十九难，论经络流注、奇经之行及病之吉凶；三十难至四十三难，言荣卫三焦脏腑肠

^①缣帛(jiān bó 兼博)：丝织品。缣，双丝的细绢。帛，丝织物的总称。古称供书画用的白色细绢为“缣素”。

胃；四十四、五难，言七冲门；四十六、七难，言老幼寤寐、气血盛衰，言人面耐寒见阴阳之走会；四十八难至六十一难，言脉候病态、伤寒杂病之别，继以望闻问切而能事毕矣；六十二难至八十一难，皆言脏腑荣膈用针补泻之法。然则其有益于方脉者，止六十一难耳，何足以尽病情乎？且其论大率本乎《内经》，既有《内经》之详，何取《难经》之略？其中亦有与《内经》不合者，人将从《内经》乎？抑从《难经》乎？更可疑者，四十四难论七冲门，会厌为吸门，胃为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小肠会为阑门，下极为魄门，而先之以唇为飞门，齿为户门，此二门有何意味？似乎凑数而已！三十五难以小肠为赤肠，大肠为白肠，胆为青肠，胃为黄肠，膀胱为黑肠，以五色为五肠，有非肠而以为肠者，似乎新奇，而实无用。扁鹊神医，似不应有此凑数之文与无用之论。考汉晋六朝以前，无称越人著《难经》者，至《隋唐书·经籍·艺文志》，始有《难经》，其真扁鹊之书耶？抑后人之假托耶？好在其书无几，一览无余。学者究以《内经》为主，《难经》则参看而节取之，亦无不可也。

学医之道，神圣之书，不可不读，后世之书，不必多看。唐许嗣宗医理甚精，而不肯著书，谓医者意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其好著书者，虽有切当，不过窃神圣之经而敷衍之；其别出心裁者，往往有偏僻之弊。如王

叔和《脉经》，自以为仲景之徒矣，而后人之批驳者不少。至今人所推尊者，以金元间刘、张、朱、李为四大家。以刘为首，其《原病式》果有发挥，不可不看，然偏于用凉，不能辞也。张氏无书。朱则偏于养阴。李则偏于温补。东垣《脾胃论》，实有至理。其补中益气汤，实开千古不传之秘，应用无穷。惟其论病，无论何症，皆附会为脾胃之故，人之五脏六腑，岂无自病其经者？且尽如其论，丹溪养阴之书可废，乃今人之阴亏者十有六七，补土克水，岂尽健脾所能治耶？且脾胃亦当有分，脾为阴土，宜于香燥，胃为阳土，宜于清通，其性不同，治当有别，浑而言之，殊欠明晰。然则四大家之书，尚难尽信，何况下此者乎！四大家书，惟河间鲜有传其道者，殆用凉太过，难于获效乎！刘完素医道虽高，未免有术，如自称尝梦二道士，饮似仙酒，醒时犹有酒味，从此医理精通。此不过欲仿扁鹊遇长桑君故事，自炫以动人耳目。不然完素自病伤寒，八日不食，不能自治，反需张洁古救之，何仙传能救人而不能自救耶？足见行道而兼行术矣。洁古作药注，草稿始立，未及成书，言论往往见于《难经》，而其道则东垣传之。丹溪则有高弟戴元礼克传其道，明太祖服其药，称为仁义人也。其道不用新奇，病无不治，足见师传之有法。惟后人假其名，而著《证治要诀》，其书太简亦太浅，若辈只知假名获利，而不知反为名家之累也。东垣传徒甚

多，王海藏、罗谦甫其尤著者也。厥后薛立斋独宗之。薛氏著书最多，如《十六种》，如《薛氏医案》，大旨以温补脾胃为主。张景岳最重薛氏，其偏于温补所自来也。吾尝阅《薛氏医案》，其书不止盈尺，其症几于千万，一男子，一妇人，一小儿，一页可纪数症，言之不详，徒令阅者繁多难记。此真薛氏所诊者耶？抑薛氏悬拟者耶？

自予见喻西昌《寓意草》，乃叹此真足称为医案，其议论详明透彻，真足益人神智。虽王肯堂《证治准绳》，论颇持正，医案不少，亦不能希冀喻氏。此予所以拜服西昌，而其他医案置之不论也。若夫《冯氏锦囊》，乃三折肱于医道者，其书平正通达，先幼科，后方脉，且有至理，妇科、外科，无所不备，即痘科亦讲求精切，非今之幼科徒知用大黄凉药者，所能望见。予尝救痘症数人，得力于《锦囊》也。喻氏而外，冯氏最善，其书不可不看。

他如士材之书《医宗必读》，虽名不及四大家，而其书颇有益于医道，亦不可不看。再如《东医宝鉴》，虽外夷之书，而内景、外形，本乎《内经》，足备参考。其症治分门别类，甚属详明。如邪祟一门，有中国所不及载者。方虽繁杂，听人择取，适可临症备查，亦不可不看。总之，医书汗牛充栋，何能尽阅？即吾家医书不少，初学亦难尽阅。然果能于吾诸论所引之书，遍观而